

# 恰達耶夫「哲學書簡」在俄國文化史上的地位和意義

## The significance of Peter Chadaev's "Philosophical Letters" in Russian cultural history

Место и значение "философских писем" П.Я.Чадаева в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王兆徽

### 摘要

**關鍵字：**十二月黨人、東正教、西歐派、斯拉夫派、哲學書簡、拜占庭主義、赫爾岑、普希金、謝林、羅馬正教、民粹運動、國民精神論、烏瓦洛夫三原則。

恰達耶夫的摯友，對他知之甚深的俄國大詩人普希金，在一篇『題恰達耶夫畫像』詩中所寫的幾句話寓意頗深

在羅馬可以成爲布魯圖，  
在雅典可以成伯里克利，  
但在沙皇政權的壓制下，  
他只是一名驃騎兵軍官…

恰達耶夫爲俄國著名思想家，西歐派份子，莫斯科大學畢業後曾參加 1812 年俄法戰爭，並隨遠征軍到過巴黎。1821 年從軍隊退伍，放棄輝煌的軍人前程。1823–1826 年遊學歐洲，結識德國的謝林和法國的拉岷涅，這兩個人都給了他深遠的影響。由國外歸來目睹祖國落後腐敗、停滯、因循等腐化現象，痛心疾首急思改造。經過一段期間的沉潛，他寫成了「哲學書簡」（共計八封），第一封於 1836 年發表，引起軒然大波，被斥爲俄羅斯的叛徒，沙皇更稱之爲“瘋子”，下令禁止出版他的任何文章。

正如俄國大思想家赫爾岑所說：「『書簡』是一條線，最後的判決是，黑夜中發出的槍聲，它宣告了什麼東西的死亡和覆滅，它是信號，求救的呼聲，也是黎明的消失…」

恰達耶夫「書簡」是俄國民族意識覺醒過程中的產物，恰達耶夫本人及其「哲學書簡」對於俄國文化的意義，並不在於它的內容和觀點，最重要的是展示了俄國人有了自省的意識、批判精神和思辯傳統。他提出了思考俄羅斯未來的命運及俄國發展該走的道路，這一歷史哲學的嚴肅問題的提出（постановка историко-философской проблемы）使恰達耶夫在俄國文化史上占有不可動搖的地位，而當年俄羅斯斯拉夫派和西歐派的思想論爭正是以他爲中心而展開的。

## **ABSTRACT**

Chaadaev's close friend, a great Russian poet A. Pushkin, who also knew him very well, has written a poem called "For Chaadaev's Portrait".

Peter Chaadaev was a famous Russian thinker, as well as a Westernizer. After he was graduated from Moscow University, he joined the Russo-French War in 1812 and went to Paris with the Russian army. He retired from military service in 1821. From 1823 to 1826, he traveled throughout Europe and befriended Shelling, who greatly influenced him.

After returning from Europe, Chaadaev worried about corruption in Russia; therefore he wrote 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8 letters included). The first letter was published in 1836 and garnered a lot of attentions in Russia. Chaadaev was accused of being "the traitor of Russia"; the czar even denounced him as a "madman" and forbid him from publishing any articles.

As the Russian great thinker A. Herzen said, that the "Philosophical Letters" is the product of the awakening self-conscience of Russian nationalism. The meaning of Chaadaev himself and his "Philosophical Letters" to Russian culture, does not lie in its content and viewpoints, rather it reveals the Russian self-conscience, criticism and tradition of thinking. Chaadaev considered Russia's destiny and offered a way to develop Russia. The raising of these issues in historical philosophy has given Chaadaev an important status in Russia's cultural history; in fact, the debate between Westernizer and Slavophilism was stirred up by his viewpoints.

## АННОТАЦИ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декабристы, православие, западники, славянофилы,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 византизм, А. И. Герцен, А. С. Пушкин, Ф. Шёллинг, католицизм, народничество, теория официальной народности, С.С. Уваров ( автор формулы «православие, самодержавие, народность» ) .

Чаадаев вообще был своеобразной фигурой. За внешностью гвардейского офицера, скрывался один из глубочайших в тогдашней России умов, обладавший инстинктом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 Недаром хорошо знавший его Пушкин писал: «Рожден в оковах службы царской, он в Риме был бы Брут, в Афинах - Периклес, а здесь он - офицер гусарский.»

Петр Яковлевич Чаадаев - русский мыслитель и публицист. Учился в МГУ (1808 – 1811) . В 1819 г. был принят в «Союз благоденствия», в 1812 г. в «Север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декабристов. Участвовал 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е 1812 г. и в заграничном антинаполеоновском походе 1812-1814 гг. В 1812 г. прервал блестящую военную карьеру, вышел в отставку. Во время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за границу в 1823-1826 гг. познакомился с Шёллингом и Ламенне, религиозно-философские идеи которых оказали на него глубок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В конце 1829 г. Чаадаев начал работать под трактатом «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 ( на французском языке ) . Эта работа, состоящая из восьми писем, была закончена в 1813 г.

В Письме первом, опубликованном в 1836 г. Чаадаев резко осудил Россию вообще. Ни один русофоб не написал про Россию таких страшных осуждающих слов, как Чаадаев. За эту публикацию Чаадаев был «высочайше» объявлен сумасшедшим, и был лишен возможности печататься. Тем не менее Чаадаев был влиятельным мыслителем, оказавшим значительное воздействие ( особенно постановкой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судеб России ) н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раз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ой мысли - как на западников, так и на славянофилов.

彼得·雅可伏列維奇·恰達耶夫<sup>1</sup>1794年生於莫斯科一個富裕的貴族家庭。父母早亡，由親人撫養成人。母親是18世紀俄國著名歷史家什切爾巴托夫公爵的千金。<sup>2</sup>恰達耶夫於1808至1811年在莫斯科大學語文學系攻讀，在學期間和格里勃耶多夫、<sup>3</sup>雅庫什金、<sup>4</sup>屠格涅夫<sup>5</sup>以及後來成為12月黨人的學生很接近。曾參加過俄法戰爭，到過巴黎。1816年在俄國著名歷史家、作家卡拉姆金<sup>6</sup>位於皇村的家中相識，而成為志同道合的良友。1821年退伍放棄了輝煌的軍人前程，參加了12月黨人的秘密結社。1823年至26年出國遊學，曾到過英國、法國、義大利、瑞士、德國。「在德國期間和謝林<sup>7</sup>來往密切，後來他之傾向神秘主義哲學，大概謝林的影響是一個主要原因。」<sup>8</sup>恰達耶夫在莫斯科大學讀書期間，就有許多朋友是12月黨員，他由國外回來，一度被捕，不過洗清嫌疑之後，很快就被釋放了。

恰達耶夫與1830年加入「福祉同盟」，後來又加入了最急進的「北社」，很明顯地，對於如何改革俄羅斯現狀，他和急進的12月黨人是抱著同樣的觀點。

從國外回來之後，就定居在莫斯科，他的家成了斯拉夫派和西歐派份子經常聚會的場所，常常日以繼夜地爭論著有關俄羅斯未來走向的問題，這一切當然瞞不過沙皇政府的耳目，所以他一直處在被監視之中，朋友漸漸少了，他變得越發孤獨和憂鬱了。

赫爾岑<sup>9</sup>回憶當時的情形時說：「恰達耶夫回國時，在俄國遇到的是另一種社會，另一種氣氛。我儘管年輕無知，但我記得，隨著尼古拉皇朝的到來，上層社會的墮落如何怵目驚心，它變得更卑賤，更奴顏婢膝了。亞歷山大時期貴族的獨立精神，近衛軍的豪邁氣概，1826年後已蕩然無存。」

他的好友成了苦役囚犯。起先他在莫斯科形單影隻，後來與普希金在一起，成了兩人，最後與普希金和奧爾洛夫在一起，成了3人。」<sup>10</sup>

---

<sup>1</sup> 彼得·雅可伏列維奇·恰達耶夫 (Г`nh Zrjkdtdbx Xfflftd^1794-1856) 著有「哲學書簡」(Философские письма)俄國西歐派與斯拉夫派的思想爭論，即是由恰達耶夫所觸發。

<sup>2</sup> 什切爾巴托夫(V&V&Oth, fnjd^1733-1790)公爵，俄國著名歷史家，著有「古代俄國史」。

<sup>3</sup> 格里勃耶多夫(F&C&Uhb, jt1jd^1795-1829)詩人、劇作家，著有名劇「聰明誤」。

<sup>4</sup> 雅庫什金(B&L&Zreirby^1793-1857)十二月黨人「福祉同盟」創設人之一。

<sup>5</sup> 屠格涅夫(Y&B&Nehutytd^1789-1871)十二月黨人「福祉同盟」創設人之一。

<sup>6</sup> 卡拉姆金 (Y&V&Rfhfvpy^1766-1826) 俄國著名作家，著有「苦命的麗莎」、「俄國史」等。

<sup>7</sup> 謝林(A&D&I`kkbyu^1775-1854)德國唯心派哲學家。

<sup>8</sup> 赫爾岑，*俄國思想家、作家：回憶錄「往事與隨想(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p. 157。

<sup>9</sup> 赫爾岑，p. 157。註(2)。

<sup>10</sup> 奧爾洛夫(V&A&Jhkjd^1788-1842)十二月黨人。

在這種條件下，恰達耶夫的反農奴制度的革命觀點和復興俄羅斯的新方案，漸漸地具備了雛形。1829年他把這些觀點寫成書信，名為「哲學書簡」寄給莫斯科一個沙龍中的女主人潘諾娃。實際上，恰達耶夫心目中的收信人，自然不只潘諾娃夫人一人，而是所有的俄羅斯人。「書簡」很快在文藝社團成了熱門話題，在他的友人斯坦凱維奇<sup>11</sup>和別林斯基<sup>12</sup>慫恿之下於1836年在那傑日金主編的「望遠鏡」雜誌上公開發表了第一封信，<sup>13</sup>給俄國社會和思想界帶來了無比的震驚。當時在歐俄中部維亞特卡地方服流刑的赫爾岑看到書簡之後說：「恰達耶夫的《書簡》轟動一時，《書簡》彷彿是最後的判決，一條界線。這是黑夜中發出的槍聲；也許它宣告了什麼東西的覆滅和死亡，也許它是信號，求救的呼聲，是黎明的消息，或者黎明不再到來的通知，但不論怎樣，必須醒來了。《書簡》震動了整個俄國思想界。它對此是當之無愧的。《聰明誤》之後，沒有一部文學作品發生過這麼強烈的影響。」<sup>14</sup>

刊載「書簡」的「望遠鏡」雜誌，被俄國內政部下令關閉，核准發表的檢察官莫斯科大學總長勃爾得略夫被免職，雜誌主編那傑日金遭放逐。尼古拉一世宣布恰達耶夫為「瘋子」受到嚴密的監視，禁止發表任何著作。恰達耶夫在書簡中對俄國的一切進行了空前嚴厲的批評：

首先是野蠻的不開化，然後是愚蠢的蒙昧，接下來是殘暴的、凌辱的異族統治，這一統治方式後來又為我們本民族的當權者所繼承了，—這便是我們的青春可悲的歷史……它除了殘暴以外沒有興起過任何東西，除了奴役以外沒有溫暖過任何東西。在它的傳說中，既沒有迷人的回憶，也沒有為人民所懷念的優美形象，更沒有強大的教益。請看一看我們所經歷過的所有年代，看一看我們所佔據的所有空間吧，—您找不到一段美好的回憶，找不到一座可敬的紀念碑，它可以莊嚴地向您敘述往事，它可以在您的面前生動地、如畫地重現往昔。我們僅僅生活在界限非常狹隘的現在，沒有過去和未來，置身於僵死的停滯。

我們沒有歷史的經驗；一代代人、一個個世紀逝去了，卻對我們毫無裨益。看一眼我們，便可以說，人類的普遍規律並不適用於我們。我們是世界上孤獨的人們，我們沒有給世界以任何東西，沒有教給它任何東西；我們沒有給人類思想的整體帶去任何一個思想，對人類理性的進步沒有起過任何作用，而我們由於這種進步所獲得的所有東西，都被我們所歪曲了。自我們社會生活最初的時刻起，我們就沒有為人們的普遍利益做過任何事情；在我們祖國不會結果的土壤上，沒有誕生過一個有益的思想；我們的環境中，沒有出現過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們不

<sup>11</sup> 斯坦凱維奇(Y&D&Cnfyrtdbx^1813-1840)十九世紀30年代俄國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之一，莫斯科大學內斯坦凱維奇小組的領導人，崇奉費西特，謝林和黑格爾哲學。

<sup>12</sup> 別林斯基(D&U&<tkbycrbq^1811-1848)文學批評家，革命民主份子。

<sup>13</sup> 納杰日金(Y&B&Yfl1t;lby^1804-1856)莫斯科大學教授。「望遠鏡」的發行人和編輯。

<sup>14</sup> 赫爾岑，p. 151。

願花費力氣去親自想出什麼東西，而在別人想出的東西中，我們又只接受那欺騙的外表和無益的奢華。

我們在成長，可我們卻不能成熟：我們在向前運動，可我們卻沿著一條曲線，也就是說，在走著一條到不了終點的路線。我們就像那些沒有學會獨立思考的孩子；在成年的時候，他們體現不出任何自我的東西；他們所有的知識，均侷限於他們外在的生活，他們整個的心靈，都存在於他們身外。我們正是這樣。<sup>15</sup>

很難想像，這樣的話語竟出自一位立過赫赫武功的近衛軍官之口，很難想像，這樣的話語是在俄國因戰勝了拿破崙而沈浸無比的歡樂和自豪的時刻道出的。

然而，恰達耶夫自認為是愛國的，只不過，它是以另外一種方式來表達其愛國心的，即他所言的「否定愛國主義」(отрицательный патриотизм)。而不是盲目的排斥一切的「克瓦斯愛國主義」(квасной патриотизм)。

1837年恰達耶夫曾發表「瘋人的辯護」來為自己的觀點辯解，但他的惡劣環境並未能改善。他徒有才能，可惜無法發揮。1856年4月14日恰達耶夫在孤獨抑鬱中與世長辭了。

恰達耶夫的哲學觀點，是屬於19世紀初在德國謝林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俄國唯心論。他之接近謝林，是1825年在德國留學時代。和謝林的交往，由許多書信看來，很明顯地謝林給了他很深的影響。

恰達耶夫青年時代和12月黨人交往親密，他深受那些革命份子的自由主義和啓蒙主義思想的影響。當他開始寫「哲學書簡」時，他的思想由伏爾泰<sup>16</sup>的合理主義的觀點，漸漸轉變到浪漫主義的神秘主義方向。許多評論家都一致承認，恰達耶夫不僅受席勒<sup>17</sup>和謝林等浪漫主義哲學的影響。同時也深受法國傳統主義者們深遠的影響。

恰達耶夫在「哲學書簡」中所討論的不是純哲學的思考問題，他所提出的主要是歷史哲學問題，更明確地說，就是俄羅斯歷史的進程問題。由於這些問題的提出，奠定了他在近代俄國思想的創造發展上極重要的地位。赫爾岑曾說：「『哲學書簡』在俄國思想史裡所具有的意義，是挑戰，是覺醒的預兆。」

「哲學書簡」的主要內容，可以歸納為下列幾點：

---

<sup>15</sup> 劉文飛，《俄語文學論集》（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7），pp. 226-7。恰達耶夫「第一封書簡」譯文。

<sup>16</sup> 伏爾泰(Voltaire,1694-1778)與盧梭齊名，為法國啓蒙主義大師。

<sup>17</sup> 席勒(Schiller,1759-1805)德國戲劇家、詩人，兼治康德哲學，於倫理及美學尤有造詣。

- 〈一〉俄國史的停滯性 他在「書簡」中一再強調俄國沒有歷史的傳統，沒有精神的理念，既無過去，也無現在，有的只是死一般的停滯。沒有一代傳一代的理念，更沒有由這個理念所培育成的歷史傳統。俄國史上所留下的成就，也只不過盲目的、膚淺的、拙劣的、模仿的結果，總之俄國只有模仿的文化，沒有獨自的國民文化。
- 〈二〉俄國史的隔絕性 俄國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俄國雖然是基督教國家，但由於信仰東方正教和西方天主教世界隔絕，而長久期間陷於孤立。這種情況在擺脫了「蒙古的羈絆」之後，<sup>18</sup>更為顯著。伊凡三世妄自尊大，以拜占庭繼承人自居，醉心於「第三羅馬」的妄想，伊凡四世更自尊為「沙皇」，實行絕對專制。這樣一來，俄羅斯真正和西方隔絕而成為拜占庭政教合一的犧牲者。<sup>19</sup>
- 〈三〉西歐的基督教 照恰達耶夫的看法，構成西歐國民共同的精神特徵和西歐使普遍傾向的基本原理是西方基督教。俄國因為脫離了西歐各國所走的歷史進程，所以才烙上了後進性的烙印。俄國既沒有享受到希臘羅馬的古典文化遺產和天主教中世的精神文化的思想，對近代文藝復興和科學進步的成果也毫無貢獻。一千年來只是過著植物式的生活，西歐國民所固有的各種特色，像市民的權利和義務，個人的自由和尊嚴等許多理念，對俄國是無緣的。如果說西歐的歷史是個人自由和個人權利確認的歷史，而俄國的歷史是專制和奴役的歷史，要治療俄國社會的病患，只有擺脫拜占庭東方正教，接受西方羅馬天主教一條道路。

恰達耶夫對俄羅斯文化史所做的批判，尤其是他把一切罪過都加在東正教上，這一點不僅給尼古拉一世的政府帶來一個強烈的衝擊，同時對於愛護固有文化的斯拉夫派來說，也是難以接受的理論。

12 月黨人之亂以後，尼古拉一世政府，為了壓制自由運動，曾建立了一套保守的理論體系。1832 年文部大臣烏瓦洛夫提出以「專制、正教、國民精神」為基礎的官製「國民精神理論」。<sup>20</sup>以此作為全國教育方針，強調專制政府之穩定

---

<sup>18</sup> 蒙古有 1240 拔都佔領基輔，至 1480 年止統治俄國 240 年，俄國史上稱這段期間為Татарское иго「蒙古桎梏」。

<sup>19</sup> 勝田吉太郎，*近代俄國政治思想史*（東京：創文社，1961），p. 55。

<sup>20</sup> 烏瓦洛夫(C&C&Edfhjd^1786-1855)伯爵，1833-49 任文教大臣，官製國民思想教育三原則「專制政治、東正教、國民精神」的制訂者。國民性一詞之解釋非常分歧「俄語yfhhlyjcnm一字，出於yfhhjl，有民族性、國民性、民眾性、人民性等解釋。然而在十八世紀末、十九世紀初，有些浪漫主義者，從他們自己階級的觀點看人民，污蔑人民、歪曲人民的品質，故意抹殺人民進步的因素而以保守、迷信、服從、樂天、安命忍受壓迫等落後因素，硬加在人民身上，這種歪曲的人民性曾做了沙皇的專制支柱」（高爾基，*俄國文學史*，p. 63。）

性以及人民對正教及沙皇應無條件地忠誠信仰。正當對烏瓦洛夫「三位一體理論」抗議之聲不絕於耳之際，恰達耶夫的書簡，給尼古拉一世政府一個當頭棒喝，衝擊之強烈可想而知。

斯拉夫派中的自由派保守份子既不贊成三位一體的理論，更否認恰達耶夫的西歐基督教至上的看法。他們認為西歐現在正走上腐化老朽的道路，文明也呈現出許多無法解釋的矛盾，信仰神聖的希臘東正教的東方世界，應該代替舊世界來擔任世界史上的重要角色。其中恰達耶夫的友人，俄國斯拉夫派早期創始人之一克列耶夫斯基<sup>21</sup>於1832年在「歐洲人」雜誌上發表了一篇名為「十九世紀」的論文，他在恰達耶夫的影響下，雖然也對俄國史和文明做了批評，但對東正教卻略而不提，所有斯拉夫派都避開拜占庭主義而迷戀著大彼得以前的俄羅斯。他們也承認西歐在文明史上的價值，但他們一致強調西歐文明已趨沒落，代之而起的該是新的斯拉夫文化，達尼列夫斯基<sup>22</sup>的「文化史類型論」(1869)強調西歐文化墮落，俄國文化該負責救世的使命。這個理論早在叔本格勒之前，是開西歐沒落理論之濫觴。

另一方面別林斯基、赫爾岑、巴枯寧等西歐派份子則激烈地攻擊恰達耶夫，否認基督教在世界史上的意義，他們說基督教只不過是西歐社會的一股勢力，不能代表整個西歐文化。

但恰達耶夫在「書簡」的結論上強調西歐文化是人類應該走的大道，這一點他確實是西歐派的先驅。不過恰達耶夫所夢想的西歐是浪漫的羅馬正教的中世的西歐，而西歐派所指的西歐是1789年革命後有社會主義傾向的西歐，二者迥然不同。

自從發表「書簡」之後，除了沙皇罵他是「瘋子」之外，更有許多人認為恰達耶夫是極端「反俄」「仇俄」份子(hecja j, )。<sup>23</sup>實際上，他是非常愛國的，他曾說：「請你們相信，我比你們之中任何一個人都更愛自己的國家，我希望他得到光榮，我也能夠對我們的民族的高尚品質做出評價，但我的愛國感情與有些人不同，這也是實情。我承認我與那種怡然、懶散的愛國主義格格不入。我認為我們走在別人之後，是爲了比他們做得更好，是爲了不重蹈他們的錯誤。」<sup>24</sup>

<sup>21</sup> 克列耶夫斯基(И.В.Киреевский^1806-1856)俄國斯拉夫派早期創始人之一。著有「19世紀」。

<sup>22</sup> 達尼列夫斯基(Y&Z&Lfybkt dcrbq^1822-1885)俄國斯拉夫派健將，著有「俄羅斯與歐洲」強調俄國將在未來世界中擔任重要角色。

<sup>23</sup> C&F&Ktdbwr b q%Jxthrb gj bcnjhbb heccrjq abkjcjacrjq b j,otcndtyyjq vsckb&cnh&69@Gjctd@1968

<sup>24</sup> 恰達耶夫，劉文飛譯，《瘋人的辯護》(雲南人民出版社，1999)，pp. 12-3。



恰達耶夫的這種「雖然走在別人後頭，但要迎頭趕上比別人更好的思想」決不是斯拉夫派的立場，而是與具有俄羅斯社會主義彩色所謂「民粹運動」(yfhjlybxtcndj)<sup>25</sup>思想有一脈相通之處。由此看來，恰達耶夫可說是民粹主義哲學創始人赫爾岑的先驅。<sup>26</sup>恰達耶夫毫無疑問的是急進的西歐份子，但他篤信天主教，與一般西歐派份子不同，而赫爾岑也是赫赫有名的西歐份子，但因他久居西歐，目睹革命後西歐社會之亂象，絕望之餘，乃向俄國歷史傳統中尋著改革的道路，因此他到底是西歐派還是斯拉夫派，定位問題，引起許多爭論。<sup>27</sup>

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正式名稱應該是「關於歷史哲學的書簡」，我們在此不願深入討論恰達耶夫複雜而矛盾的哲學、宗教、歷史的見解，只談「書簡」在近代俄國文化史上所引起的震撼。<sup>28</sup>赫爾岑說：「書簡是個挑戰，是覺醒的徵兆，…作者說俄羅斯在過去既無貢獻，現在也沒有，更沒有任何未來…他這種結論，當然經不起任何批判，不過書簡的意義就是在震撼人心，這就是他的功勞。他的『書簡』像集合的號角一樣響著，這是一個集合的信號，嘹亮聲音傳遍各地，青年鬥士們出場了…。」

恰達耶夫無疑地是個自由的鬥士，他的摯友普希金在給他的詩<sup>29</sup>中有下列的句子：

當自由在燃燒，  
當心靈正為榮譽而跳躍，  
朋友！將心靈的美麗衝動  
獻給祖國吧！  
同志！要相信：  
迷人的幸福朝霞，冉冉上昇，  
俄羅斯將從睡夢中驚醒  
而在專制暴政的廢墟上，  
留下我們的大名。

恰達耶夫不僅是自由的鬥士，他也是 19 世紀俄國思想界的前驅，19 世紀 40 年代是俄國文化史上的黃金時代，激烈的西歐份子和保守的斯拉夫派掀起了史無前例的理論鬥爭，就是由他點燃戰火的，而這場鬥爭幾乎達一個世紀，直接間接

---

<sup>25</sup> 民粹運動—19 世紀後半俄國知識份子想要以俄國固有的農村公社 (j, oby f ^ vbh) 為基礎來進行改革社會政治運動。

<sup>26</sup> 勝田吉太郎, p. 70。

<sup>27</sup> 恰達耶夫不能被認為是典型的俄國西歐派份子，因為他宗教信仰甚深，並且大力傳教的緣故。(C&F&Ktdbwrqbq%cnh 207)

<sup>28</sup> 王兆徽，「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的震撼」，*人與社會* 49 (台北：1982): 43-5。

<sup>29</sup> 引自普希金詩「致恰達耶夫」(1818 年)

地影響了俄羅斯的命運，而揭開「東」「西」俄羅斯之爭的正是恰達耶夫。這一點他的功勞是永垂不朽的。<sup>30</sup>



恰達耶夫

---

<sup>30</sup> 王兆徽，p. 45。